

CCTV 1

记者手记
案例精选
小撒信箱
说法档案

今日说

JINRISHUOFA

法

JINRISHUOFA

3 2008 播出时间CCTV-1每天12:3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今日说法③ 2008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组/编

主编：王新中 何淑文

编委：王新中 何淑文

吕莹 刘聪毅

沙龙 孙震博

李季春

编务：王莹 李海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日说法.2008.3/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组编.—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1139-283-8

I.今… II.中… III.①电视节目—解说词—中国—当代
②案例—分析—中国 IV.I235.2 D9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0650 号

今日说法 2008.3

JIN RI SHUO FA 2008.3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组/编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10003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9 月第 1 次

张:7.25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12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81139-283-8/D·242

定 价:18.00 元

网 址:www.phcp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com.cn

营销中心电话(批销):(010)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邮购):(010)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010)83903257

教材分社电话:(010)83903259

公安图书分社电话:(010)83905672

法律图书分社电话:(010)839056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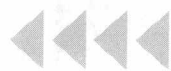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010)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010)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010)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 目录 Contents



记者手记

- 四川归来 程君轶(1)
汉旺,请让我为你哭泣 关宏怡(3)
都江堰 郭震宇(6)

案例精选



-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11)
奥运,我们准备好了 (15)
歌声嘹亮 微笑北京 (19)
带泥巴的“古董” (23)
就为一棵树 (28)
让我们在一起(九) (33)
夜贼 (38)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43)
绝情协议 (47)





老市长家的失窃案	(52)
失乐园	(56)
破碎的大学梦	(60)
奇怪的考生	(65)
公园里的意外	(70)
狮虎园里的悲剧	(75)
多用途的下水道	(79)
遗产背后的纷争	(84)
发财密码	(89)
天使花祭	(94)



小撒信箱 ◀ (98)

(104) ▶ 说法档案





◎ 程君毅

四川归来

■ 那天是个星期一，14：28，头晕目眩，脚下的大地突然变得不平坦了，我误以为是自己的颈椎病犯了，因为犯颈椎病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头晕。手扶桌面的我正稳定着自己的情绪，突然听到父亲在书房喊了起来：“是不是地震了？”父亲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彼时，他在天津，受到的波及犹如今日在成都感受到的汶川的地震。我不太相信，或者说我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看见厨房里凡是挂着的东西都在左右摇摆，我确信了父亲的判断。在父亲的建议下，我俩迅速跑下了楼，他只带了钥匙，我顺手带上了一部DV机。此时，楼下已然熙熙攘攘，小区里的人几乎下来了一大半，大家都在讨论着地震的事情。

震中在哪儿？这是每一个人此时最大的疑问。不到20分钟，网上传来消息，四川是地震的中心。震中位于一个叫汶川的县城，距离成都百余公里。说实话，当时我有点蒙，天府之地的震波要是能远隔千里传到华北，可以想像那个人间胜地该受到怎样的荼毒？毋庸置疑，上帝又一次无来由地发怒了。

作为记者，每一个人此时都有一种冲动，前往灾区，在现场履行自己的职责。震后第四天，《今日说法》一行五人赶赴灾区一线。乍进成都，没来由的一种凄凉。曾经的灯红酒绿，如今多少显得有些萧条。收音机中传来的是一条条寻人启事、救灾信息和物资需求的消息。路上一排排的救灾帐篷，凌乱无序。成都难道就此沉沦？四川难道就此沉沦？

第一站先到都江堰，花了20分钟打上一辆出租车，我和摄像一路上聊着该怎样拍摄今天的内容。司机一路无语，但是细心的我还是发现了一个问题，计价器没有工作。我暗自在想，莫非碰到一位发“国难”财的？这样的题材是做还是不做呢？很快，到了目的地。我试探性地问，多少钱？



司机说,不要钱!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司机又说,因为你们是来帮忙的,我们本地人该有这样一份心,所以,从你们上车的时候我就故意没有打表,几番推辞,司机师傅竟然就是不接我们的钱,我倒是显得有些尴尬。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四川出租车司机的义气,我并不知道,随后的几天,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故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一个同行,公安报社的记者,从成都市双流机场下了飞机,打车去德阳市。两地相距大约四五十公里。出租车司机对公安报社的记者说,这一趟我白拉,不要钱。到了德阳,司机真的一分钱不要。记者过意不去,一直劝说司机收钱,毕竟我们是有出差经费的。司机很坚决地推辞不收。记者变通了一下,说,我给您加满油,这不算过分吧?司机仍旧拒绝。最后记者实在没办法了,要给司机买箱水,司机摆了摆手,开车回了成都。据说,这位见过很多世面的记者,热泪不断地在眼眶里打转。

这盒牛肉丁罐头的来历也与出租车司机有关。这是广东省消防总队宣传工作负责人高罡送给我的。一模一样的牛肉丁,他还留了一盒。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留作纪念。

高罡是5月14日随广东消防总队入川的,他们被派到了重灾区平武县开展救援。由于需要向总部发稿播出,高罡此间先行回到绵阳。在绵阳打车时,看着身着橘黄色消防衣的高罡,出租车司机没有对他多说什么。下车的时候,这位司机没有收钱不说,还把车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往高罡的包里塞,其中就包括这盒母亲牌牛肉丁罐头。

高罡告诉我,像这样的司机,他遇到的不止一个。像这样的食品,别人往他的包里塞了也不止一次。但是,这些东西他一口都没动过,一直带在身边。他说,他要留着这些,就是坏了、变质了,他也留着,这是个念想。

德阳市公安局政治部的一个姓马的小伙子告诉我,刚刚地震的那两天,他和领导去绵竹市出差。当时救援工作并没有完全展开,很多伤员还在绵竹市难以运出来。在去绵竹的路上,小马看到一条长龙似的出租车队,绵延地伸向了灾区,无一例外,都是去拉伤员的。没有人组织,只是听说那边的灾情,司机们就不约而同地赶往了最需要车的地方。小马摇下车窗,从警车里伸出了右手的大拇指,一路向这些没有听到集结号却赶去执行任务的战士们致敬。

在成都、在德阳、在广元、在绵阳,这些司机,和这些司机一样的很多普通人,从地震后的那一刻起,都是志愿者,都是勇敢的战士,都是英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上帝的暴戾才显得如此苍白。



◎ 关宏怡

汉旺,请让我为你哭泣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28,绵竹市汉旺镇广场上的座钟被永久定格,那一刻,46岁的杨占彪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冬冬。

杨占彪是绵竹市的一名交警,当我赶到绵竹市通往汉旺镇的路口时,他正在执勤,同事说,他这样几近疯狂地工作已经有70多个小时了。这样干他心里会好受一点,说完,他的一位女同事背过身去擦泪。

地震发生后,为了保障生命通道的畅通,杨占彪第一时间跑到医院去执勤。在紧急疏通了医院门口的交通后,他才赶到儿子就读的东汽中学,学校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四层教学楼完全垮塌,只剩一堵承重墙,现场一片废墟,杨占彪双腿颤抖着跑了过去。

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废墟里面有活的!”杨占彪立即冲上了废墟,用双手刨开那些压在孩子们身上的碎水泥块、灰土和断了腿的桌椅。终于,杨占彪看到了一个学生的脑袋:“叔叔,叔叔,救救我,救救我!”急切而稚嫩的声音传来。

“你是哪个班的?”杨占彪问他。

“高二(1)班的。”

这是儿子所在的班!杨占彪内心升起了无限的希望。
“那你知道杨皓天吗?”



“他在里面。”

杨占彪只感觉自己的心突然下沉,这时,救援的重型机械来了,随着救援的展开,学生们一个个被救了出来。每救出一个学生,现场都响起热烈的掌声。

“轰……”余震!现场突然一阵寂静!由于听不到救援的动静,废墟中传来了孩子们的歌声。“声音是那么地让人心痛,充满了希望,这是孩子们给自己的鼓励,也是对

我们的鼓励,然而,后来孩子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说到这,杨占彪忍不住开始哭泣,手里的矿泉水瓶被捏得咔咔地响。

“冬儿,我是爸爸,我在这,你一定要坚强,爸爸一定会救你出来的。”杨占彪冲着废墟用尽全身的力气喊着,他相信自己和儿子有心电感应,儿子会听见他的话的。后来,现场有一些家长喊应了自己的孩子,而冬儿却始终没有答应。

13日凌晨3点,带着希望和害怕,杨占彪悄悄离开了。14日下午4点多,杨占彪接到电话说冬儿找到了,但是已经遇难。

杨占彪把儿子的尸首清洗得很干净,然后就坐在他的身边和自己的儿子说了很久的话。有人问杨占彪该怎么处理尸体,杨占彪说,还是把他和同学们葬在一起吧,那样冬儿不会孤单!

……

坐在车里,我静静地听杨占彪讲述他梦魇般的震后经历,一直没有打断他,只是静静地听、陪他流着泪。在汉旺这个“死亡小镇”的夜晚,25岁的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哭得那样撕心裂肺,他脆弱的神经仿佛一碰就碎。

汉旺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街上已是一片废墟。由于时间已经过了黄金救援期,那里似乎只剩下了两种颜色:一种是救援人员穿的醒目的橘色,一种是装尸体袋子的黄色。

小镇的一角,有一群人从未离去,他们是像杨占彪一样围在东汽中学的操场上等待认尸的学生家长,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

在现场,当救援人员搜救出来一拨孩子的尸体时,家长们就快速地围拢上去寻找自己的孩子。找到了的,就撕心裂肺地哭,找不到的,就继续坐在原地等候,他们表



情呆滞、目光空洞、语言失控——四川地震最惨烈的是孩子们的死亡,最绝望的是这些父母的表情。

回到北京,让我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不是在地震中被砸得残缺的血腥场面,而是这些被抽干了希望的父母。那些遇难的孩子或许是幸福的,一如冬儿和他同学的结伴而去;而对于生者,一如杨占彪和这些等待认尸的父母,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剜心的痛?

他们像失去了感觉的木头人,只是在找寻一件极平常的东西般,没有眼泪。

灾难之中,眼泪并不代表软弱。天崩地裂之下,家园坍塌,城市毁灭,亲人逝去……在幸运与不幸之间,在生命与死亡之间,在灾难与救援之间,他们饱尝了刻骨铭心的伤痛,累积下深重的悲伤情绪。他们需要无数次的宣泄,以释放悲伤的方式去重获坚强。任何一个前去援助的人都无法理解他们有着怎样的悲恸!

幸存的孩子在长大,幸存的父母却在老去。灾难的伤不是物质的失去,而是情感的撕裂。

祝福生者!





◎ 郭震宇

都江堰

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曾亲身经历1998年长江洪灾和2008年初百年一遇的雪灾的我，起初并没有意识到汶川地震的危害性，然而当我亲临现场的时候，我才真正地感受到，汶川地震才是我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具破坏力的灾难。

两年前的都江堰之行印象极好。那是一个将阳朔、凤凰和传说中的桃花源融为一体，几近“天堂”的地方；那流淌千古至今仍滋润着天府的都江堰，那道家圣地、幽名天下的青城山，以及那生活其间的热情而安逸的人们，让我当时就心生感慨：都江堰是上天厚爱的地方，都江堰人是天生幸福的人。

两年前的拍摄也让我有幸结识了几个天生幸福的人。他们在都江堰公安系统工作，其中一个是羌族，而且是土司的儿子，我把这个豪爽而温文尔雅的人尊称为吴兄。我们总是隔三差五联系一下，过节也少不了相互问候，每当提到都江堰，我会想到那里的山水和君子之交的吴兄。

2008年5月12日那天我在山东，最初是听北京的同事说北京地震了，紧接着云南、陕西、山西的朋友都说感到地震并相互报平安。20分钟后，又从网上得到消息，成都地震了，超市的货架都倒了，各种信息最后都指向震中可能在成都往都江堰的方向。我操起电话赶紧给都江堰的吴兄打电话，电话的那一头，一会儿出现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一会儿是占线的忙音，不仅无法和吴兄取得联系，而且四川当地



的其他朋友也同样联系不上,于是我决定给朋友们发信息祝愿他们平安。确认他们收到信息是在13日凌晨3点了。吴兄回信息:“灾情紧急,温总理在现场,我们很忙。”我再想和吴兄联系就联系不上了。我只能在心中祝愿,祝愿我的朋友们一切安好,也祝愿我心中美丽的都江堰一切平安。

记者的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在经过从山东到北京,从北京到徐州,又从徐州到北京的几趟往返后,我突然又被派往灾区采访。虽然已是震后第4天,但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和全角度的灾情报道,使整个的媒体都弥漫着沉重、肃穆的气氛,这种气氛又日益感染着广大民众,这种气氛也着实让我急于赶到都江堰,尽管几天中,我也收到过吴兄的三两条诸如“只是较累,还好”、“大家都在忙,没时间休息”之类的信息,但是我还是急于想亲眼看看他们是否平安。

灾区的情形让生活已经失去了安定,一天最多4小时的睡眠时间,然而这睡眠是没有床的睡眠;每天最多吃两顿饭,大部分是方便食品。已经不知道是该用“夜以继日”,还是用“日以继夜”来形容汇聚于灾区的人们的工作状态,这些人如同一架超常运转的庞大机器上的螺钉,我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固守着。在另一个岗位上忙碌的吴兄在得知我到达灾区采访后,也给我发来慰问的短信,告诉我注意安全,并希望有机会见面。

在绵竹、什邡、罗江、成都辗转拍摄几天后,我们的采访组终于到达都江堰。当我们的车渐进市区的时候,看到曾经清亮的都江堰,水量明显加大而且变得浑浊;曾经满目青翠的青城山也看上去伤痕累累。进入市区后,映入眼帘的景象真的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地震给人们带来的劫难,四处垮塌的房屋、满目的残垣断壁、废墟瓦砾,还有那到处搭建的临时帐篷,让原本美丽并充满祥和的都江堰面目全非,曾经的“天堂”似乎突然间失去天地的眷顾,崩塌了。整个城市如同被战火洗劫过,那无处不在而又有条不紊地抢险救灾的军人们,更加重了非常时期的色彩,可能是都江堰给我的印象太太好了。天灾摧毁了人们安居乐业的家园,然而家园是靠人们一砖一瓦建起来了,这不由地让我更加关注那些我曾经认为天生幸福的人们,是否被天灾击垮。

采访时间越来越紧,我们加快了在都江堰市内的拍摄,让我惊讶的是,被震魔室息的都江堰和着我们的节奏正在加快苏醒,大街小巷里各种车辆在交警的指挥下秩序井然;倒塌的建筑迅速得到清理;环卫工人仍时刻保持着都江堰的尊严;各个职能部门在街边的帐篷里、汽车上开展着自己的救援工作。清理废墟、搭建帐篷的人们脸上流露出的不是大灾后的颓废和无助,而是透出我印象中都江堰人没有展示出的镇定与坚强。我终于见到了我四川的同行们,但我和吴兄却始终没有时间见面。

大量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的涌入,让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出租车在都江堰极为抢手,我们等了20多分钟终于打到一辆出租车,前往灾民临时安置点,路上司机开车很



专注,话也不多,到达目的地后,他只是提醒我们别遗忘东西,却坚决不要车钱,临别时他说了一句话:“你们是来帮我们的,我们是不会收钱的。”人和人之间已经超越了那种付出与回报的金钱关系,我们已经无话可说。

幸福镇一处的居民安置点聚居了490余户灾民,由脚手架和彩条布搭建的临时帐篷,沿马路一侧一字排开,绵延几里地,蔚为壮观。帐篷里,老人们收拾着一家几口人住的十几平米的居所,见到我们来后都是嘴里不停地念叨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并告诉我们,孩子都出去忙了,能回旧房子搬点东西就搬点东西出来,尽量减少损失,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帐篷外的树荫下,几岁的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玩着游戏,在他们眼里,这么多人、这么热闹正是玩的好时光。看到他们这样,我很开心,我似乎在他們身上看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和伙伴们的影子。

到了分发饮用水的时间了,一辆农用三轮车从帐篷门口缓缓驶过,车前,一个姑娘拿着喇叭报着各家的序号,车厢里蹲着的两个小伙子搬卸着成箱码放的矿泉水。仔细一看,一个小伙子仰起来的脸分明只有十多岁,他还是一个很稚嫩的孩子,而手臂上的袖标却非常醒目地写着“志愿者”,我一边随着送水车缓缓地前行,一边和这个小小的志愿者聊了起来:

“你是哪儿来的志愿者?”

“我就是这里的,住在那边。”他回着我的话并伸手往远处指了指。

“多大了?”



“14周岁。”

“这么辛苦，你家里同意你来干吗？”

“我父母在外地，爷爷奶奶知道，他们都支持我。”这个小伙子边干边说，边不停地用手背抹着汗。此刻，我分不清他是灾民还是志愿者，是孩子还是成人。随着送水车的远去，我衷心地祝愿这位小小的志愿者平安，让他永远能够感受到爱无处不在，正像接受送水的人们也能感受到他为大家奉献的爱一样，温暖而又刻骨铭心。

感动还在心中温暖着，我们又开始了对自来水管厂的采访。送我们去自来水管厂的出租车司机看上去是个乐观的年轻人，典型的四川人长相，个子不高，身体结实，双眼透露出的是旺盛的精力。好像童心未泯，他的车上甚至还放了一个小绒毛狗玩具。问明目的地后，他主动与我们攀谈了起来。

他说：“你们记者真辛苦，饭还没吃吧？”

我回答说：“你们更辛苦，刚受灾就开始出车了。”

他继续说：“公司里要求我们尽快上岗，要保障市里的交通运输，我14号就开始跑了，你看这些警察也是。”他指着窗外，“要不是他们，这么多车辆早就乱啰。”

看他谈兴很浓，我随口问道：“你家里还好吧？”

他很惋惜地说：“房子都倒啰。”

我看出他的表情有点严肃便劝慰他说：“只要人没事就好，房子倒了可以再盖。”

突然他的声调变得非常的低而且表情凝重地说：“老婆和娃儿都去啰。”

我们没听清他说什么，问了句：“去哪儿了？”

他像是在自言自语：“老婆和娃儿都在房子里头，那天娃儿感冒，没上幼儿园，我老婆陪娃儿在家里，房子一下就倒了，他们没出得来，娃儿才2岁多。”他指了指那个绒毛玩具，反光镜中他的眼神黯淡，眼眶里有东西在滚动，我实在没勇气再看他的眼睛，我甚至没有找出更恰当的语言来安慰他，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知道什么安慰





的话,在这时都会变得很苍白,抚平心灵的重创,也许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我在临下车时对他说:“谢谢您。”司机已经恢复了神采并大声地说:“谢谢你们!”我再一次被深深地感动着。

最后的采访地点是设在都江堰的灾民中转站,汶川等山区的灾民由军用卡车从震区运出来,在都江堰略加调整后,再由大客车送往成都安置。在这里隔几分钟就会看到满满几卡车的灾民到来。他们大部分是老幼妇孺,他们相互搀扶着,衣衫上仍是厚厚的灰土,空着手或是拿着极少的物件,下车后他们会相互打探亲人的情况,或是到登记处寻找亲人的姓名。喜怒哀乐如此鲜明地写在他们脸上。和灾民数量几乎相等的志愿者们忙着登记、为孩子做检查、做饭、帮他们清理物品。对比中,我感到天灾对一部分人所造成的伤害,竟让其他人也同样有切肤之痛。

登记表会显示出灾民们的相关信息,每一批灾民中总会有一两个孤儿,我见到了一个由同村长辈领出来的小男孩儿。同村长辈告诉我,他叫贾学武,6岁,父母在地震中死了,还有个妹妹重伤,在医院抢救。我注意到,小学武穿着的已经分不清本色的小汗衫的胸口处有几个字和两排号码,同村长辈说,那是学武的伯伯和学武分手时写的,怕走散了找不到。开饭的时间到了,而学武说不饿,没有吃志愿者们准备的热饭菜,他接过一个苹果后和我聊起来,他告诉我一路上最喜欢和哪个小伙伴儿玩,最喜欢做什么游戏。当说到他的书包时,小学武突然之间哭了,他说:“里面有我的文具盒,还有新铅笔……”沾着泥的小脸上挂着异样晶莹的泪珠。半小时后,小学武随休整后的乡亲们,坐上大巴车准备前往成都。隔着窗,他和我挥手告别,他擦干了脸上的泪花,向我做着鬼脸,脸上充满着天真的笑容。如此坚强的孩子,我被你们从幼小身躯中折射出来的顽强的意志深深地感动着。

身后有个鼻音很重的人正用当地话打电话:“我马上赶过去,信号不太好,我马上赶过去。”这个声音很熟,很像我那个羌族兄长,我转过身,竟真有这么巧,果真是吴兄,头发凌乱,胡子拉碴,但背依然挺得很直。几米外他也看到了我,愣神之后是握手和简短的问候。意料之外的见面只有短短的1分钟,随后吴兄和他的同事们奔赴另一地点,我们也匆匆赶往成都。

在等候回北京的飞机时,收到了吴兄的信息:“这次时间太匆忙了,没能尽地主之谊,见谅。”我回信息:“您太客气了,非常时期不以常礼衡量,望保重,希望下次能见到依然美丽的都江堰。”吴兄回信息:“相信我,都江堰会更美好的,欢迎再来做客。”我回信息:“我相信,因为都江堰有你们。”

飞机起飞了,机身下大地一片苍翠,我意识到我错了,天地从没有对都江堰额外开恩,都江堰的美是因为有了人,是因为一群普普通通的人赋予了都江堰不死的灵魂。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播出日期:2008年5月4日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甘愿为了别人的幸福,四处奔波,他们甘愿为了别人的幸福而放弃自己的幸福,他们把他人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快乐,他们将爱心传遍四方。

- ◆ 记者:李静
- ◆ 编辑:李静
- ◆ 主持人:张绍刚
- ◆ 嘉宾:北京市志愿者协会
陈炳巨副秘书长



爱心 奉献给他人

几年前,也许“志愿者”这个概念离我们还有点远,还有点陌生,随着因北京举办奥运会而招募志愿者的行动的开展,志愿者这个概念也开始变得家喻户晓。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志愿者行动以及志愿者人数都在迅猛地发展。



李丹丹

上初中的时候 好几次都想不上了

2008年4月17日,北京西站依然是熙熙攘攘,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有这样3个人,他们出行的目的地是河北省的平山县,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对这次出行充满着期待。下午13:00左右,3人终于到达了平山县城,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分头行动。

他叫胡传翔,一名来自北京的志愿者,此次出行的目的是看望一名叫李丹丹的小姑娘。丹丹家里有3口人,奶奶、爸爸和她,丹丹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丹丹的奶奶今年已经90多岁了,丹丹的爸爸身体一直不好,家里的全部收入就依靠几亩地和饲养的几头猪。从懂事起丹丹就像个大人一样照顾奶奶和爸爸,照顾着这个家。

爱心 温暖着他人

2年前,胡传翔作为志愿者第一次来到平山县,在学生情况名单里胡传翔看到了丹丹的名字,资料里介绍丹丹是一个好学的孩子,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奶奶和爸爸过上好日子,但家里的状况却一直让丹丹面临着辍学的困境。胡传翔第一次来丹丹的家是在2006年的夏天,那天下着雨,丹丹这个弱小的孩子特别懂事,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照顾奶奶。

了解了丹丹的情况后很多人都想资助丹丹,在胡传翔的努力下,丹丹接受了志愿者每年800元的资助,再加上国家每个月给的150元的助学金,于是丹丹有机会去县城一所职业技术学校上学。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山脚下的这个小村落就成了胡传翔一直牵挂的地方。胡传翔每一次回到平山县这个家时,丹丹总是牵着胡叔叔的手,高高兴兴地告诉他家里发生的一切,而胡传翔的心里总会涌起一丝丝的歉意和自责,虽然他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他们的帮助能够改变孩子的一生,他愿意付出得更多。这已经是胡传翔第



他把需要帮助的人